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大全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純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 城

校對官檢討臣王 坦 修

謄錄監生臣何廷宰

欽定四庫全書

詩傳大全卷十九

明 胡廣等 撰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

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

此言之

孔氏曰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

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

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

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

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商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多闕文疑義焉○安成劉

氏曰康王以後之詩昊天有成命及執競噫嘻是也

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

亦以類附焉

孔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三頌之名雖同而其體制各別也

○新安胡氏曰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止齋陳

氏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踈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凡五

卷

安成劉氏曰雅頌無諸國別元以十篇為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為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

頌四篇為四之四商頌五篇為四之五通為五卷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

烏音

穆清廟肅雝顯相

反息亮

濟濟

反子禮

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

音亦與

於人斯

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

三山李氏曰事神之道尚絜故曰清

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

肅敬雝和顯明相助

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

東萊呂氏曰士虞禮祝詞曰孝子某顯相夙興然則

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華谷嚴氏曰稱助祭之人曰顯相

者謂其有顯著之德美稱之也

濟濟衆也多士與

預音祭執事之人也

越於也駿大而疾也

孔氏曰疾奔走言勸事也

承尊奉也斯語辭

○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

樂歌

曹氏曰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則是成王就新邑祀

文武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明堂位所謂周公朝諸侯踐天子位者皆漢儒之妄也○東萊呂氏曰朝諸

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

是也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

和

東萊呂氏曰言顯相之肅雖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而其執事之人

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駢

奔走其在廟之主

臨川王氏曰肅雖秉德故能對越文王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

○華谷嚴氏曰對越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越事也如此

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

斲於人也

臨川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侯多士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

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新安胡氏曰此詩唯

一句說廟後皆從與祭者身上說詩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言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奔走而敬恭嚴事

者無厭斲乃如此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淪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德不

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

之中而見其不可揜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以見之哉○
豐城朱氏曰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
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而為
公侯則肅雝顯相肅雝即文德之謂也卑而為多士
則秉文之德文德即肅雝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
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祀其
在廟之主也駿奔走其在廟之
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

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

九峰

蔡氏曰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
祭也○東萊呂氏曰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而作此詩在於七年也○安成劉氏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於尊也

書大傳曰周公升

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

王焉

孔氏曰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

首○定宇陳氏曰雖雖肅肅乃文王盛德輝光形於外者今助祭者有肅雖之德執事者秉文王之德足以配對文王則是文王盛德之容宛然如在目中矣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

斯言殆非虛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

戶括壹

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

廬陵羅氏曰黃

漚熟
絲也

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

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

孔氏曰一
倡謂一人

始倡歌三歎謂三人讚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
極音聲故但以熟弦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
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已也○朱子曰一倡三
歎者一人倡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換歌之類

漢因秦樂乾豆上秦登歌

通典注曰乾
豆脯羞之類

獨上歌

不以筦

同管

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

廟之歌也

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
故舜之韶樂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

瑟朱弦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惟堂上獨奏
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豈以堂上特歌而名之歟

維天之命於

音鳥

穆不已於

同上

乎

音呼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

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子萬物者曰天命

不已言無窮也

程子曰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人為之如使可為須使百般安排也須有

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

純不雜也

程子曰不已則無間天之道也純則不二文王之德也文

王其猶天歎

○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

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

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

亦不已

華谷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

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不容擬議者子思又發明之如此其旨深矣

程子曰天道

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

無間斷先後

西山真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雜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

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

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假

春秋傳作何

以溢

春秋傳作恤

我我其取之駿惠我文王曾孫

篤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

惠順也曾孫後王也

鄭氏曰自孫之下皆稱曾孫○安成劉氏曰後王主祭者皆得

稱曾孫篤厚也

東萊呂氏曰毛氏謂能厚行之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

者固亦在其中矣

○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

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華谷嚴氏曰我既以大惠文王自勉繼自今為子孫者當世世篤厚之勿忘也去聖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

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
○慶源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
也後四句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
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辭也我其叔之幸之
之辭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篤之又
望于後人之辭也○定宇陳氏曰此詩言文王
純一之德上配天道之無窮下被及子孫於無
窮子孫當順惠之而不逆篤厚之而不忘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

音迄

許乞反

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清明也緝績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

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

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

華谷嚴氏曰清則潔靜而不雜

緝則悠久而不已純則廣大而光明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以貽後人故自始祀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也祥者吉之先見也○曹氏曰文王之法實啟有周之祥也

然此詩疑有闕文焉

慶源輔氏曰典謂法度典章所謂祀典蓋亦在其中故下文便

說肇裡周之祀典自文王始之至周公而成之文王之典實惟周之禎祥者可知矣不以符瑞為祥而以典法為禎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效此其為禎祥也大矣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

音璧下同

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

新安王氏曰為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

○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

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

音恥

福而惠我以無疆使

我子孫保之也

華谷嚴氏曰助祭諸侯錫我以此福矣豈徒目前淺近計哉蓋惠我周家

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

承職反

也靡汰

音泰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

汝邦則王當尊汝

臨川王氏曰戒其無封以專利又無靡以傷財則為王之所崇也

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

益大之也

豐城朱氏曰烈文美其德也錫福美其功也無封靡所以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

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有錫福之功王者報功而有以及其後嗣此所以為忠厚之至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乎

呼音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

黃氏曰此成王感發諸侯不盡之意

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

天下平

朱子曰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

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也

○問不顯維德按詩中例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真作不顯說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

顯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

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朱子曰於戲歎

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

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
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

互用也

安成劉氏曰第一句與第六第七句相
叶第三句與第五第八第十三句相叶

亦隔互
叶韻也

天作高山大音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括沈

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岵者岐今按彼書岵但作徂
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往獨矣正作者如沈氏
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岵意韓子亦云
彼岐有岵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

有夷之行

叶戶
郎反

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岨險僻之意也夷

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

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

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

失也

黃氏曰遷岐之役曰帝省其山曰帝遷明德曰
帝作邦作對又曰天作似以岐可興周而天故

使大王之遷岐也然其一篇則在於大王之荒文王
之康子孫之保而不獨歸之於天也○段氏曰劉氏

云其始作之固自乎天其終保之亦繫乎人○華谷
嚴氏曰作者造立之言也遷岐非得已而周以岐興

詩人以為是非人所能為故言此岐山天寶為之也
又曰大王文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墜也成功告
神明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
可以慰祖宗之心矣○慶源輔氏曰高山大川皆天
造地設也大禹但能奠之耳故曰天作治荒謂之荒
猶治亂謂之亂也大王治荒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
大王與天同功也祖先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後者
既已甚艱勤矣則子孫固宜世世保守之而不失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音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於

下武詩成王二字則辨先儒之誤而謂非王誦之謠於此詩成王字則正先儒之誤而以為謚名固各有

當也當基積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

也於歎辭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

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

成王繼之又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

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

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

慶源輔氏曰不

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

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命我者也夙夜無間斷也能夙夜基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纔有間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已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黃氏曰文武受天命興王業者如此則成王所以基而承之繼而廣之者亦惟盡此心而已蓋文武以上天之心為心後王以文武之心為心無愧於文武之心而後能安文武之天下無負於天命而後無愧於文武也○豐城朱氏曰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我今日所以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又

成王之賜也

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

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

問康王何緣無詩朱子曰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

而今却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從王業上說去不知怎生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叶音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

之也

問所解右字與舊說不同朱子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

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更難方說維羊維牛
如何便說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佑
助之佑○安成劉氏曰古人以右為尊
如云位在其右尤出其右故右有尊義○此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

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東萊

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天而次
言祀文王此段言祀天也後段言祀文王也○安成
劉氏曰天此文王為尊以尊事之
故不敢必天之享而以其字言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

古雅反

文王既右饗

虛叶

良之反

儀式刑皆法也

華谷嚴氏曰累言之者謂法之不已也○湏溪劉氏曰諱復言之以見取

法之甚也○慶源輔氏曰儀以為儀也式以為式也刑以為法也疊言此三字以見凡所云為動作不敢

也嘏錫福也

孔氏曰特牲少牢皆載祝以神詞嘏主人與之以福

言我儀式刑

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

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

慶源輔氏曰亦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安成劉氏曰文王比天帝為親以親望之故知文王之必享我祭而以既字

言之○豐城朱氏曰承上文而言雖不敢必於天而實可必於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惟於

文王之典儀式刑焉以之而日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者有其素矣今而將是羊牛則此能錫福之

文王豈不降而右享我乎其者辭之疑既者辭之決所以疑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可必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

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三山李氏曰雖曰享

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寐疊疊怵惕畏天之威○慶源輔氏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文王者益至而安靖四方者益久此其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也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
以祖配之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
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

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與圓同丘埽地

而行事器用陶匏蒲交反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

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

月有大享之禮焉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
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

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
明堂也斯其為曲盡矣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

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

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

問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又曰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配帝須以父也○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埽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

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問祀文王於明堂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
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
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且周公制
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
文王乃其祖也又問繼周公者常何如曰只以
有功者配之又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
乃不言武王者以禮樂出於周
公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之

東萊呂氏曰於

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
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
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

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

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

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云殷猶衆

也○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九峰蔡氏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

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新安胡氏曰望祭各設於巡守之方其位茅以辨

之而植表於中周禮所謂旁招以○此巡守而朝會

祭告之樂歌也

孔氏曰武王巡守至於方岳乃作告至之樂歌也○安成劉氏曰此雖武

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之歌其後王之巡守者因而皆用之歟

言我之以時巡行

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盖不敢必也

徐氏曰子者親而愛之也○華

谷巖氏曰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使其王也○安成劉氏曰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字言之蓋初為疑辭也下文言允王維后允王保之者則終之以決辭也然此二句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也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

曹氏曰序者帝王之傳序也○錢氏曰謂以周繼夏商也

震動疊懼懷

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

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

曹氏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巡守所至百神皆祭焉以至於河之深廣嶽

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

華谷嚴氏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於諸侯薄警動之而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岳之下懷百神祀河岳其人神之受職非人所能為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三山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信乎王能盡為君之道也○安成劉氏曰此一節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

側立反

干戈載橐

古刀反

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

戶雅反

允王保之

戢聚橐鞬

孔氏曰橐弓衣一名鞬故納弓於衣謂鞬弓

肆陳也夏中國也

○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虔讓黜陟之典式序在

位之諸侯

三山李氏曰孟子戴巡守之事入其疆而虔讓行王制言不順不敬有黜地削爵之

罰有功德於民者有加地進律之賞凡此皆所以按諸侯之功罪而升黜之所謂式序在位也又收

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

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

三山李氏曰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則可以

保天下也○安成劉氏曰天既右序我周使人神受職則我周王固為天下之君而為天之子矣我周既

式序諸侯而以德化中國則信為天之子而保天之命也然此一節則言巡守朝會黜陟之事也 或

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

也

國語注云夏樂章之名○慶源韜氏曰昊天其子之不敢必也然細思之則知天實右序于我周也

故諸侯莫不震懼而畢朝百神莫不感格而來享蓋王巡守殷國則諸侯畢朝羣祀具舉故也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則昊天誠子之矣自實右序有周而下則言已然之事自明昭有周而下則言已後之事自期其當如此也式序在位所以對天之右序有周也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洽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謂偃武修文者是也如此則信乎王之能保受於天命矣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
傳又以為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

公所作也

永嘉陳氏曰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

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詩與他廟樂不同
○黃氏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
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狩之事詩有時邁
書有武城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城識其政事
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城此告祭
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
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武序在
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櫜之意

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悖信明義
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

外傳又曰金

秦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

鄭氏曰以鍾
鐸播之鼓磬

應之所謂
金奏也

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

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

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顏氏曰三夏
者歌之大也

天子享元侯用之故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
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其聲載於樂章其職掌
於鍾師然杜預韋昭之說與呂叔玉雖不同而
時邁執競思文即三夏之異名也又曰三夏之
外又有所謂王夏章夏齊夏族夏禘夏騶夏是
總為九夏之名齊音齋禘音詵騶音遊○鄭氏

曰九夏疑皆詩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安成劉氏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制作於周公固可以時邁為肆夏思文為納夏矣至於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為韶

夏左傳國語之註恐難盡信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

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

三山李氏

曰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成功

豈不顯哉成王康王

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

反紀覲

其明

叶謨郎反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三山李氏曰言昭臨

四方無不察也

鐘鼓喤喤

華彭反叶胡光反

磬筦

音管

將將

七羊反

降福穰穰

如羊反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

福也

華谷嚴氏曰此言樂作而神福之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復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

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復而不厭也

山三

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之福此言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而未艾也○華公嚴氏曰此言禮行而神申福之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虔源輔氏曰武王能持自強之心而不息故天下莫能強於功

烈之盛此蓋內外之符也成王康王之德所以顯明而上帝之所以君之者豈無自而然哉此四句皆主武王而言之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乃專言成康之德斤斤訓明與察亦有不已無間斷之意應上顯字而言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則言作樂以祭樂聲之和而受福之多降福簡簡而下四句又言既降而燕威儀謹重故福祿之來反覆無厭所以然者皆由武王

之自強不息成康之
明斤斤不已之故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

見前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

叶曰
逼反

無此疆爾界

叶訖
力反

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德
文武最盛文陽也武陰

也而文取數尤多舍刑威征討之外皆文也○西山
真氏曰聖人盛德蘊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如威儀之
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
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
也謂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

也

本草曰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為五穀長注大麥今稞麥一名甗麥形似小麥皮厚故為大麥

率

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

安成劉氏曰真可配天故謂之

克配如文王之克明德也

盖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

至也

朱子曰立即書所謂烝民乃粒爾指后稷而言盖曰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所

立者是望耳極字非指所受之中也○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人故其德足以配天 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

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

華谷嚴氏曰后稷遺我民以二麥之種此乃天

命后稷徧養斯民也然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段氏曰詩言來牟者二盖

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
又正闕乏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為善也
是以無有遠

近彼此之殊而得以成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

也度源輔氏曰帝命以此徧養下民故稷因以教民
稼穡種藝遍于天下無有疆界之限民既得以生

養君臣父子之常道因可以陳布于中國也孟子論
稷教稼穡契教人倫之事蓋夫生育之道無此疆爾

界之殊至於五常之教則止可及中國而已夷狄則
固有所不能受也○三山李氏曰此所謂富而教之

也若民無恒產
因無恒心矣或曰此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

之語而命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

東萊呂氏曰國語以此為周文公之頌是此篇亦周公所

作○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矣決不可以昊天有成命當之○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我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

力之反

爾成來咨來茹

如預反

賦也嗟嗟重

去聲

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

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待洛反也○此戒農官

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音汝下同女當來咨度也慶源

輔氏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者想是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戒飭之以重其事也蓋周家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況於后稷教民稼穡之事乎羣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命之來咨來度也

嗟嗟保介維莫音慕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烏皇

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庠持取反

乃錢子淺反搏音博奄觀銍珍粟反艾音刈

保介見月令呂覽

安成劉氏曰呂覽即呂氏春秋月令亦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也

其說不同然皆為藉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

慶源輔氏曰保

介助王耕藉田者介有副意故以為農官之副

莫春斗柄建辰夏王之三月

也畚三歲田也

曹氏曰凡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三歲曰畚乃成

也熟於皇嘆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

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眾人甸徒也庠具錢

鈹音批鑄鉏皆田器也銍獲禾短鎌也

孔氏曰鑄鉏也柄長尺共耨六

寸所以入苗間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耨一耨一鈹然後成農三者皆田器也

艾獲也○

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

哉

慶源輔氏曰維暮之春亦又何求戒之使及時務農也又問所治之新畬今如何新田則費工多故

舉新而該舊也○華谷嚴氏曰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然麥已將熟則可以

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

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

見其收成也

臨川王氏曰治其事於前則收其功於後不可不勉也○三山李氏曰惟能庠

乃錢鏹乃能有鉅艾之望也○豐城朱氏曰此詩兩言嗟嗟嗟嗟嗟臣工謂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

嗟嗟保介謂爾農官之事尤不可以不敬也先王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賜之有官守者固當來咨來度

也況我周家以農事開國其法尤為詳備爾農官其可不來咨而來度乎於是戒之曰時至於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爾毋謂其田之難治其效之難見也況來牟將熟既可以受明賜於已然即來牟以為嘉穀之占又可以俟豐年於後日爾農官固不可不致其勸相之勤而為甸徒者亦不可不致其耕治之力也當知錢鏹之用雖在於春暮之時而銍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月特奄忽之間耳豈可以為久而難待哉言豐穰之必然以勸勉之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華谷嚴氏曰既嗟歎而告臣工又嗟歎而戒保介皆以重農之

意告之也○須溪劉氏曰嗟嗟臣工至來咨來如未有所言也至嗟嗟保介則進其從者而與之言亦惟閑其農事而已能知民事艱難而閑之曰如何新如何畬其下則又述其相與贊喜

勞勸之意焉

噫嘻成王既昭假

音格

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叶音擬

賦也噫嘻亦歎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

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

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

周禮遂人夫間有遂萬夫

有川○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

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耦二人竝耕也○此連即三分里之一為小半里也

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

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

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

新安胡氏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實

五千耦耳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

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

以萬夫為界昔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

北漢

陳氏曰周制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

收大率十而賦其一○裕庵趙氏曰陳器之云鄉遂
用貢法周禮遂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
溝竊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
必是平原廣野可畫為萬夫之田有溝有洫又有途
也路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

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曰豐城朱氏曰此詩舉

成王之諡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
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
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
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
遺力此豐稔之所
所以可必也

噫嘻一章八句

虞源輔氏曰臣工是成王戒農官
之辭噫嘻疑是康王戒農官之辭

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爾農官而戒命之矣三爾字皆指農官而言其職既以萬夫為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

王氏曰辟雝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

西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

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

孔氏曰客者敵主之言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

敬特謂之客也又曰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於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又封微子於宋○三山李氏曰我客云者不純臣待之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王家也

○此二

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

助祭者其容貌脩整亦如鷺之潔白也

華谷嚴氏曰
振振然羣飛

之鷺集於西郊辟雖之澤其羽毛潔白容止舒開
可觀也杞宋之君皆來助祭於此亦有此容也

或

曰興也

在彼無惡

烏路反

在此無斃

叶丁反

庶幾夙夜

叶羊反

以永終

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

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

三山李氏曰庶幾終譽
此所謂愛人以德也成

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

陳氏曰在彼不以

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

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

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慶源輔氏曰在彼無惡其心公也在此無斁其心厚也公則順

天厚則盡道必如是然後可以夙夜以永終此譽也尊之曰客又以鷺比所謂譽也庶幾不敢必之辭也夙夜無或息之意也永長也終竟也○安成劉氏曰所引陳說在彼無惡之意與上文傳意微異故朱子初解舊本於此說之下有亦通二字

振鷺一章八句

三山李氏曰祀宋天子後也其禮加於諸侯故特為此詩也○問振

驚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朱子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助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并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廢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覆車為鑒耳

豐年多黍多稌

杜音

亦有高廩

力錦反

萬億及秭

咨履反

為酒

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叶舉里反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溼而暑黍稌皆

熟則百穀無不熟矣

三山李氏曰稌粳也職方氏謂雍冀高燥其穀宜黍荊揚下濕

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溼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

亦助語辭數

色主反下

同

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備皆徧

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

之屬也

新安胡氏曰按濮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豈非以其有烝畀祖妣之辭歟○

安成劉氏曰序以噫嘻為春夏祈此詩為秋冬報載芟為春祈良耜為秋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於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於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來所改有未盡歟然得濮氏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胡氏之說亦足以補之矣

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

此豐城朱氏曰此詩朱子謂

報賽田事之樂歌集傳神字正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蓋言收入之多而得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賜也故報賽之際以降福孔皆歸功於其神焉○廬陵曹氏曰以洽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而養耆老享賓客皆在其中矣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

鄭氏曰瞽瞍也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八

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
眡瞭者相之眡瞭音視了

○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

乎祖之詩

濮氏曰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于祖廟此工歌也○朱子曰祖通言先祖

兩

句總序其事也

虔源輔氏曰瞽言作樂之人也庭言作樂之處也兩句總序其事是也○

豐城朱氏曰重言有瞽見其非一人而皆在於周之庭矣

設業設虞

巨音

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

桃音磬祝

反尺叔

圍

女焦

反

既備乃奏

祖叶音

簫管備舉

以上叶瞽字

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

也

孔氏曰植者為虞橫者為枸大板為之業所以飾此枸而為崇牙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形

卷然可以縣鼓磬樹五采之羽以為文畫繪為翬載以璧樹翬於枸之上明堂位所謂周之璧翬

應

小鞞田大鼓也

孔氏曰釋樂云小鼓謂之應大射禮云應鞞在建鼓東自為一器故知應

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

鄭氏曰田當作鞞

音小鼓也

孔氏曰以經傳

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奏鼓鞞注云為大鼓先引故知田當作鞞

縣鼓周制也夏

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

禮記明堂位注曰足謂四足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

縣縣之篳簹也○曹氏曰足鼓則以趺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周鼓始垂於篳簹故謂之縣鼓也鞞

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

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桐

杜孔

反動也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敌狀如伏虎

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尺檠歷畧二音之以止樂

者也

孔氏曰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斲郭璞云祝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

枘推連底枘之止其椎名也敵以木長尺檠之斲其名也斲音真枘音同○考索曰祝方二尺四寸陰也敵二十七鉏鋸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也 簫編小

竹管為之管如筵

音

併兩而吹之者也

臨川王氏曰簫大者編二

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孔氏曰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蓋並吹兩管也

嗶嗶

音

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庭字
以上叶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

朱子曰成樂之一終也○九峯蔡氏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曹氏曰永觀厥成觀之無厭數也獨

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盖尤以是為

盛耳

壘山謝氏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

後與先祖並言尊之至也書曰崇德尚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安成劉氏曰

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為盛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以此為盛也

○豈城朱氏曰樂聲喤喤而和鳴故先祖是聽幽有以感乎人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濮氏曰始言樂官中言樂器終言樂聲之美

猗

於宜反

與

漆沮七余反

潛

有多魚有鱸

張連反

有鮪

叶于反

鮪

音條

鱮

音常

鯿

音鯿

鯿

以享以祀

叶逸反

以介景福

叶筆反

賦也猗與歎詞潛摻

音濼

也

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摻

音濼

賦也猗與歎詞潛摻

音濼

心去聲

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

因以薄圍取之也

或曰藏之深也

華谷隄氏曰王氏以為潛藏之潛

言取之深也

解頤新語云魚喜潛

鱈

白鱈也

陸氏曰鱈形狹而長若條然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

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鄭氏曰天子必親往視漁明

漁非常事重之也

此時魚潔

美

季春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進

此其樂歌也

廬陵彭氏曰子

美

季春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進

此其樂歌也

廬陵彭氏曰子

美

季春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進

此其樂歌也

廬陵彭氏曰子

美

季春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進

此其樂歌也

廬陵彭氏曰子

美

季春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進

此其樂歌也

廬陵彭氏曰子

美

季春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進

此其樂歌也

廬陵彭氏曰子

美

季春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進

此其樂歌也

廬陵彭氏曰子

美

季春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進

此其樂歌也

廬陵彭氏曰子

美

季春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進

此其樂歌也

廬陵彭氏曰子

美

季春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進

此其樂歌也

廬陵彭氏曰子

美

季春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進

此其樂歌也

廬陵彭氏曰子

孫之祭其先祖九州之美味莫不畢備然其樂歌必
言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者以示不忘
本之義抑亦思其所嗜之意

潛一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魚乃澤物之美者故薦之宗廟以致其孝心焉今月令但有

季冬至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序說也

有來雝雝

與公叶篇內同

至止肅肅相

息亮反

維辟

音壁

公天子穆

穆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

穆天子之容也

朱子曰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

○此武王祭文

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

安成劉氏曰諸侯之來者非一故以雖雖

言其和其至止于廟中也故以肅肅言其敬○慶源輔氏曰來而不和則有勉強不得已之心至而不敬

則有怠緩不敬事之意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於薦廣牡相

同上

予肆祀

叶養里反

假古雅

哉皇考

叶音

綏

予孝子

叶獎里反

於歎詞廣牡大牲也

臨川王氏曰碩大肥肅之謂也

肆陳假大也皇

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

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

華谷嚴氏曰言得天下之歡心以奉其先王也

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

叶鐵因反

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

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

曹氏曰安及皇天則

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

而克昌其後嗣也

慶源輔氏

曰言文王之安于人而格于天所以能昌盛我後嗣之人也人為萬物之靈維通與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衆故曰備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武乃文而已人道立故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也天之佑君者莫大於予以蘇氏曰賢子孫是以能燕及於天則能昌我後嗣也

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
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故而遂廢其文也諱

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三山李氏曰周人以諱事神者如稱

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其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綏我眉壽

叶殖反

介以繁祉既右

又音

烈考

叶音

亦右文母

叶滿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

周禮春官大祝掌辨九擯以享右祭

祀擯音拜

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太妣也

新安胡氏曰以文母證之則烈考為

文王無疑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無疑

○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

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

慶源輔氏曰綏

我眉壽下四句則承上文而言所以綏我之實如此故我所以得享右乎烈考與文母也○安成劉氏曰先儒於介字皆訓助朱傳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豐城朱氏曰莫強於人而文王之宣哲有以盡人之道莫顯於德而文王之文武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遠有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

母愈久而不替即綏子
孝子克昌厥後之實也

雝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

詩

鄭氏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舞

論語亦曰以雍徹

朱子曰徹祭畢而收

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

為徹也

載見

賢通反下同

辟

音壁

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於良

反
條
條
音
條

革有鷁

七羊反

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

軾前曰和旂上曰鈴

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曰有鈴曰旂郭璞云縣鈴於竿畫交

龍於旂

央央有鶴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

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

曹氏曰操慶賞刑威以制萬國

者辟王也故諸侯來朝就求典章焉

其車服之盛如此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叶盧良反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

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

武王為昭考

朱子曰太祖廟在北昭穆各以次而南廟皆南向羣廟之列左為昭而右為穆

也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然蓋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也○安成劉氏曰后稷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遞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豐城

朱氏曰諸侯之來朝將以稟受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

後五反

烈文辟公綏以多

福俾緝熙于純嘏

叶音古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

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

于純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慶源

曰我當長言保之以有此既大且多之福然凡若此者皆是有德之諸侯助祭以致之安我以是多福而

使我繼續以明之至于純嘏純嘏則又全備於多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廬陵彭氏曰諸侯來朝意氣惟悅車服鮮明所謂休有烈光也

率之以見于昭考之廟以致孝享之禮以助眉壽之福凡今所以永保多祜皆爾羣公有以綏

之而使得以緝熙于純嘏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叶蒲補反

有萋有且

七序反

敦

都回反

琢其

旅

賦也客微子也

曹氏曰封于微而爵為子微蓋商圻內國名

周既滅商封

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

東萊

呂氏曰成王殺武庚叛者殺之爾封微子賢者封之爾○孔子曰客止一人而重言之是丁寧殊異以尊

大之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

九萃蔡氏

曰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代之法也

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敦琢

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

孔氏曰敦琢是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

為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其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

○此微子來見祖廟之

詩

孔氏曰命微子為宋公代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

而此一節言其始至

也

黃氏曰馬有潔白之色人有萑且之敬旅有敦琢之賢則周人之於微子無往而不見其可愛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

陟立反

以繫其馬

同上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東萊呂氏曰譙郡張氏云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

宿者再也○華谷嚴氏曰樂其留之久也

繫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

華谷嚴氏

曰恐其去之連也

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

其留之也

曹氏曰威等威也微子用其先王之車服禮樂其等威之大異乎列國之諸侯矣○

臨川王氏曰既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段氏曰劉氏云有德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

有客一章十二句

慶源輔氏曰萑且敬慎貌又似有文章貌敦琢選擇也亦有整

飭之意其始至也慎重其事如此非以媚乎周也誠之至也所謂在彼無惡也宿宿一宿而又

一宿信信再宿而又再宿愛之而不欲其去也
去而復追還之所以安而留之者又無方焉慙
慙之意如此非以私商也厚之至也所謂在此
無數也既與之以甚大之威儀則其降之以甚
大之福祉可知矣此則
慰安而勸勉之辭也

於

音烏

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耆

音指

定爾功

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

之功為大武之樂

曹氏曰伐紂以除害樂其能成武功也

言武王無競

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

定其功也

○黃氏曰止殺如武成所謂以遏亂畧是也
○三山李氏曰大武之意在於止戈大武
之詩在於止殺也○華谷麗氏曰信乎文王有文德
以開後人之基緒矣然殷虐未除則文德未能盡達
於天下故武王繼之以武而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
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
成文王之文也○定宇陳氏曰武王之烈實丕承乎
文王之德故不以武為武而以止殺致定為武武烈
之中實有文德寓焉○慶源輔氏曰武王故稱其莫
強之烈文王故稱其信有之文父子一心文武一道
但文王開始武王成終有先後之次耳勝殷止殺以
致定其功所謂神武不殺者也此詩與書武成所載
文王克成厥勳予小子其承厥志之意同世儒執以
為文王全無取天下之心者不幾於固乎○豐城朱
氏曰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強者以文王開之於前
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遏

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

漢氏曰左傳宣十二年以此詩

為大武之首章賚為第三章桓為第六章然周頌皆一章而已無疊章也或者後世取而用之於其事不可知也
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

以奏之

曹氏曰孔子語賓牟賈以武樂始於總干而山立終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豈

止於武功而已哉

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禮記明堂位曰

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

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干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建安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謂干戈之小舞也象用兵刺伐之舞蓋象武王伐紂而成功也

然傳以

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

說誤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叶徂候反

嬛嬛

其傾反

在疚

音救

於乎

音呼

皇考

叶祛候反

永世克孝

叶呼候反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莞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莞莞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三山李氏曰嬛與哀此莞獨之意同嬛孤獨也左傳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之稱也王雖朝于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為言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安成劉氏曰此釋經文第四第五句○廣源輔氏曰周至成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若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匡衡可謂善

說詩也喪畢思慕所以釋堯堯字意氣未能平所以釋在疚字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則又以言其效驗也惟成王之能如此所以知武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為終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

叶去聲

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

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

後漢書李固白

堯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

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

只音紙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

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朱子曰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措於專經之陋

故其言獨得經之本旨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楚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為古語也○安成劉氏曰大招曰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其言三公登降堂止猶此言皇祖陟降庭其言只為語已詞正猶此言止也但集傳所引揖讓二字彼文正作穆穆則此或傳寫之誤也

於乎

二字同上

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

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三山李氏曰武王能以念茲皇祖為孝則成王亦當以思繼祖

考為孝○安成劉氏曰成王因見於廟對越祖考惻然自念而歎既曰於乎皇考又曰於乎皇王所感之

意深矣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定宇陳氏曰思親而見其如在者此人子終身慕親

之孝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慙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者有比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上無愧於文王而下可示法於成王也

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安成劉氏曰此

篇及訪落敬之小毖四詩詞意相表裏如云遭家不造率時昭考未堪家多難及懲創管蔡之事皆可驗其為成王之詩而小序於四詩皆泛言嗣王故又疑其後為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烏乎音呼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將

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

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落始

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

悠遠也艾如夜

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

臨川王氏曰保安則無危亡之憂明

顯則無昏塞之患

○成王既朝

音潮

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

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

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上聲以就之

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

時掌下反遐嫁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

保明吾身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延訪羣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相

資盡下情而不守家法則內無主守家法而不盡下情則外無助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又嘆武王之道甚遠而恐在我有所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識夫武王之道若不用工夫則便以為易矣豈識此味哉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使我勉強以就之猶恐其力量不足意思不能接續或至於判渙不能收拾聚蓄其道於我之一身也於是又歎以為予乃幼冲小子未能任家國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事而言則亦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庶幾賴武王之休以

保安明顯我之身而已○三山李氏曰自訪予落止
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嘆眇躬之涼薄苦
前哲之高遠也○新安胡氏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
言皇皇如有求而弗獲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煮
萬悽愴如或見之也誦其詩想其形容成王之思慕
皇考爰繼爰述何其微婉懇切反覆曲盡有無窮之
嘆詠也哉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

定宇陳氏曰武王之道若悠遠而難繼而武王之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者

其迹未遠則近而可繼成王紹武王之上下陟降於家庭者是即武王念文王而見其陟降於庭者也如此之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者豈不由於前詩之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哉維其能敬

以思繼武王念文王之心所以能以武王之如
見文王於庭者而紹武王於家庭也二詩語意
相照應如此○眉山蘇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
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黃氏曰
上篇言陟降庭止而此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
上篇言繼序思不忘而此言休矣皇考以保明
其身皆是一時所作○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
下之本也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
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
曰王乃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安成劉氏曰
夫子稱武王善繼志善述事而以為踐其位行
其禮奏其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固可見武王
之達孝矣即前篇所謂永世克孝者也成王之
繼武王而曰繼序思不忘曰繼猶判渙曰紹庭
上下無非繼述之心
其孝可謂不匱矣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叶新
夷反

命不易

以
鼓反

哉

叶獎
黎反

無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叶津
之反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

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

也

華谷嚴氏曰敬而又敬者誠之不已也蓋以天道甚明禍福不爽故予奪無常其命難保也○三山

李氏曰善則福之淫則禍之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未
有善而不獲福未有惡而不獲禍天之道蓋顯矣故

其命靡常所以為不易也

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

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于此者不可

以不敬也

虞源輔氏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天道之明命不易保唯敬則能對越之若曰高

高在上則便是所為之事日監在此也陟降厥士即所

謂昊天曰明及爾游行也

維予小子

叶獎里反

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叶謨即反

佛符弗反又音弼

時仔

音茲

肩示我顯德行

下孟反叶戶即反

將進也

朱子曰日就月將是日就月長成就也將大也

佛弼通

鄭氏曰輔也○華谷嚴氏

曰佛謂之弼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

仔肩任也

華谷嚴氏曰仔肩為負荷之意故為任

○此乃自為答之

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

月有所進績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群臣輔助我

所負荷

合可何
佐二反

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

其可及爾

慶源輔氏曰不聰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
行有所未至之事日就就事上言月將就

大本上言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欲勉
學問庶幾日於事上有所就月於本上有所將繼續
不已以至於光明又賴群臣助我所任之事而示我
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耳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于光明所以自責於己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所
以外資於人責於己者盡資於人者廣則大學明明
德以至於平天下之事庶乎其可及矣故先生嘗語
學者曰詩中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

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
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以下緝熙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
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
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未嘗不光明見他人做
得是便道是做得不便道不是
何嘗不光明只是才明便昏了

敬之一章十二句

定宇陳氏曰戒王以天之常敬者臣之忠也答群臣以未能敬

者君之謙也憂其未能敬而內為學於已外求助於臣是即求所以盡此敬也學求造於光明而臣復示我以德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為敬天孰大於是

子其懲

直升反

而忠後患莫予弇

晉經反

蜂自求辛螫

施隻反

肇允彼挑蟲拚

芳煩反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

乃旦反

予又集

于蓼了音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愆慎莽使也蜂小物而有

毒

臨川王氏曰
蜂善辛螫

肇始允信也挑蟲鷓鴣

力么反

小鳥也

拚飛貌鳥大鳥也鷓鴣之雛化而為鷓故古語曰鷓

鷓生鷓言始小而終大也

山陰陸氏曰說范云鷓鷓
巢於葦苕繫之以髮其巢

至精密以麻紘之如刺襪然故一名襪雀化輒
為鷓○埤雅曰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

蓼辛

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
謹後患乎莽蜂而得辛螫信挑蟲而不知其能為大

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

眉山蘇氏曰成王始信管蔡而

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而謹後患也○宋子曰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始信其為挑蟲及其拚飛則維鳥矣以比信二叔則其禍如此也○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詩作於成王免喪之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三年也按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則是武王方崩流言即興周公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有雷風之變於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總作故此詩深懲管蔡之事也

然我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群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小忠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忠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

無由至矣

安成劉氏曰謹之於小者即謹之於始也即所謂訪落之意也謹之於始

不以蜂為小而使之則其後無辛螫之患矣不信其為挑蟲之小則其後無拚飛大鳥之患矣

名篇者特於忠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

載芟載柞

側百反叶疾各反

其耕澤澤

音釋叶徒洛反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

曹氏曰秋官柞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澤澤解上

是除草曰芟莊音弟繩音孕含實曰繩也
釋文曰土解也○華谷嚴氏曰專言新墾之田者其用力尤難故也安成劉氏曰第一節言墾土也

千耦其耘徂隰畛

音真

耘去苗間草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初解嘗從鄭箋以耘為除根株益除草木之根株也今

此傳改為去苗間草然以下文之次序觀之恐此句未遽說耘苗也故曹氏以為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

芟柞不盡者則復耘之也

隰為田之處也

華谷嚴氏曰畛田畔也

王氏曰千言其多也耦言並耕也或徂隰或徂畛言耕夫遍野無曠土也○安成劉氏曰第二節言治田也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噏

他感反

其饁

于輒反

思

媚其婦有依其士

與叶

有略其耜

叶養反

傲載南畝

叶蒲反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

三山李氏曰亞伯之次也

旅衆子

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

與音

任眊

音

者也

孔氏曰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

能左右

之曰以太宰所謂閒

音

民轉移執事者

鄭氏曰閒民謂無事業者

轉移為人執事

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

華谷嚴氏

曰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

噉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

婦與耕夫相慰勞也

去聲

三山李氏曰婦人行饁夫則順其婦婦亦依其夫也○曹

氏曰士不辭耕稼之勞而知愛其婦婦不憚饁餉之煩而知依其夫有和樂之風焉○華谷嚴氏曰夫耕

婦饑驩然相愛見略利曹氏曰邦香首斲木為之利則入土也深倣始載

事也

曹氏曰前曰其耕澤澤初反土也今曰倣載南畝則將種矣○安成劉氏曰第三節言男女長

幼齊力於始耕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叶呼 酷反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曹氏曰百穀之性各有所

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為備也○鄭氏曰實種子也○安成劉氏曰第四節言苗生也

驛驛其達

叶陀 悅反

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安成

劉氏曰第五節
言苗生之盛也

厭厭其苗緜緜其庶

表驕反

緜緜詳審也庶耘也

臨川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緜緜其庶則既

苗而耘也既苗而耘則以緜緜為善恐傷苗也○華谷嚴氏曰麥耘庶皆除草也艾與非並言是新闢田除地上之草也既耕而言耘是反土而除土中之草根也既苗而言庶是除苗間之草也○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耘苗也

載穫濟濟

子禮反

有實其積

子賜反叶上聲

萬億及秭為酒為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

新安胡氏曰酒三酒醴五齊祭

祀則酒正供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禮○臨川王氏曰以洽百禮既蒸界

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安成劉氏曰第七節言收入之多以供祭祀也

有飶蘭即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飶芬香也未詳何物

豐城朱氏曰皆酒醴芬芳之氣也

胡壽也

孔氏曰周

書論法保民耆艾曰胡○三山李氏曰胡耆老也

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

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安成劉氏曰第八節

又言可以待賓養老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

叶音經

振古如茲

無韻未詳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

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

有年也

永嘉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文之所謂也○華谷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繼此以往

尤願勿替也○安成劉氏曰第九節則追言田事之所由來者遠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

不殊

安成劉氏曰朱子既辨此詩無祈田之意又以豐年之序所謂秋冬報者為誤矣而

又謂此詩之用當與豐年不殊蓋據此篇第七節而言也然則此詩所謂為酒醴畀祖妣其亦秋成之際薦新於宗廟而歌之也歟○新安胡氏曰此與良耜二詩誠不見其祈報之意不過閔其耕種之勞序其饋餉之情論其禾黍茂盛收穫之富或為酒醴以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光寧或為百室盈婦子寧殺將壯以嗣以續此皆田家勤勞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詠其事以寓其歌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也功之心也耶若拘拘於祈報則感發之意微矣

畷畷

楚側反

良耜

叶卷反

俶載

尺叔反

南畝

叶蒲反

賦也畷畷嚴利也

孔氏曰是刃利之狀○安成劉氏曰第一節言始耕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叶呼
酷反

說見前篇

安成劉氏曰第
二節言苗生也

或來瞻女

音汝

載筐及筥其饌

式亮反

伊黍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饌具也

三山李氏曰此言婦

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廬陵彭氏曰其饌伊黍無珍味也○安成劉氏曰第三節言餉田也

其笠伊糾

叶其
了反

其縛

音博

斯趙

直了反

以薊

呼毛反

荼蓼

糾然笠之輕舉也

毛氏曰笠所
以禦暑雨

趙刺

入聲

薊去

上聲

也荼

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

孔氏曰田有原
有隰故歧舉水

陸之

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

盧達反

茶或用以毒溪取

魚即所謂茶毒也

廬陵彭氏曰此見其無華飾無怠力所以記耕民之狀也○安成劉

氏曰第四節言耘苗也

茶蓼朽止黍稷茂

叶莫反止

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

安成劉氏曰第五節言苗盛也

穫之揜揜

珍栗反

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

毗志反

如櫛側瑟

反以開百室

揜揜聲也粟粟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

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

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

鄭氏曰如墉如櫛言積之高且相比近也一族同時納

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澗間而井入必共族中而居也○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收穫之多而齊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

三山李氏曰百室既盈婦子於是寧蓋農事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

享其樂也○安成劉氏曰第七節言其樂豐稔也

殺時惇

反如純

牡有求其角

谷叶盧反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無韻
未詳

黃牛黑唇曰犛。犛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眉山蘇氏

曰以似以續興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安成劉氏曰篇末言田事畢而以祭祀也。

其曰續古之人亦上

篇振古如茲之意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

謂幽頌者其詳見於幽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

知其是否也

眉山蘇氏曰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終歲倉廩豐

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

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
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

絲衣其紕

孚浮反

載弁俅俅

音求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乃代

反鼎及鼐

叶津反

兕觥其觶

音求

旨酒思柔不吳

音話

不教

音傲

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紕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

王之服

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士冠禮注云爵

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

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故知絲衣為助祭之服也

俅俅恭順貌

孔氏曰人貌恭順

基

門塾之基

安成劉氏曰門側之堂謂之塾蓋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

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指則內塾之基矣

鼐大鼎鼐

音茲○爾雅曰鼎圓

弁上謂之鼐注云斂上而小口者弁古掩字

小鼎也思語辭柔也和也吳諱

也

三山李氏曰大聲也

○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

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

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

與冪同莫狄反

告潔

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誼諱不怠傲故能得壽

考之福

安成劉氏曰儀禮士之祭前祭一日夕時主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

視壺濯於堂上東序視豆籩餽於房東視几席及敦於西廂反降而告祭器之濯溉几席之備具於是賓主皆出即位于門東西鼎在門外北面北上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牲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遂舉鬯告鼎之潔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孔氏曰堂基但言所往之處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互相足也○段氏曰告濯具省器也告充省牲也告潔省蠲也○臨川王氏曰自羊但牛先小後大也鬯鼎及鬯先大後小也先後反覆展視所以致勤敬也○三山李氏曰上五句未祭之先整潔謹重如此下四句既祭之後敬謹如此則祭時謹禮可知矣○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三四五句言其行禮順習而有序也六七句言其酒器如式而酒味和旨也八九句言其威儀敬靜而謹飭也如是則宜乎得壽考之福矣玩此一詩真可畫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紕俅牛觶柔休竝叶基韻或基鼎竝叶

紕韻

於

音鳥 鑠式灼反

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

受之蹻蹻

居表反

王之造

叶沮候反

載用有嗣

叶音祠

實維爾公

允師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

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

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
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

是寵而受此躑躑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

武王之事是師爾

慶源輔氏曰此詩頌武王之武功言其初雖有甚盛之師而退自循

養與時俱晦不見其有跡直至時節到來既純光矣然後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為武王之武也後王於是寵而受此躑躑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也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

音酌

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

舞也

建安何氏曰勺籥也舞籥文舞也孔氏云籥舞不用兵器以其尚幼故習小舞也賈

氏云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故以詩為舞也○儀禮燕禮曰若舞則勺注曰勺頌篇也萬舞而

奏之所以勸有功也然此詩與賚般音盃皆不用詩中字名

篇

眉山蘇氏曰方其不可而遵養時晦見其可而後為之此所以為酌也○華谷嚴氏曰初

則遵養繼則躋躋酌其時措之宜也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

云爾

禮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注云武曲名正義云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

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綏萬邦屢

力注反

豐年天命匪解

佳費反

桓桓武王保有厥

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鳥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

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

饑克殷而年豐是也

臨川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而曰屢豐年則其為武也異

乎人之武矣○三山李氏曰武王用兵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也○左傳僖公十九年衛大旱甯莊子

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

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

曹氏曰今年豐屢應則天之眷佑有

周固匪解矣然武王之所以
致此者由得士以為用也
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

天也

豐城朱氏曰武王之綏萬邦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其履獲豐年之祥則以人心和於下天

時應於上也所以然者由上天有匪解之命故武王有桓桓之德惟其有是德也故於多士濟濟之盛則保而有之任而用之於四方焉蓋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必有以安定乎四方而後有以克定乎厥家此其德所以上昭於天而遂君天下以代商也詩言於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以文王之神言也此所謂於昭以武王之德言也惟文王之神昭於天也故周有惟新之命惟武王之德昭于天也故周有代商之命其實武王之德即文王之德而武王之命即文王之命也

問字之義未詳傳曰

問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

華谷嚴氏曰多方云有邦問之此亦頌

武王之功

慶源輔氏曰綏萬邦者武王之本志也屢豐年者上天之嘉應也有是志則有是應

先天而天弗違也天命匪解者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者武王之無怠也天命之無厭乃武王之無怠也後天而奉天時也天命武王不間毫釐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此武王之武所成就也是以其德上昭於天而君天下以代乎商也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諡則其謂武王

時作者亦誤矣

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武王有其事成王制作於是作詩歌

其事以告於武王耳

序以為講武類禡

馬嫁反

之詩豈後世

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

音烏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敷辭繹思尋

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

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

而不敢專也布此文主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

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

臨川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共天

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

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

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

不忘也

慶源輔氏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為武王之思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

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耳非已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者是矣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大封功臣于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不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

廟之詩說同上篇

安成劉氏曰大武作於武王崩後此頌為武樂第三章故

詩中皆述武王封賞之意而推本文王之德宋傳所謂文武功亦若大武首章兼頌文武

之德也歟

於烏音皇時周陟其高山墮

吐果反

山喬嶽允猶翕

許及反

河

敷天之下裛

蒲侯反

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墮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

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俞河
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俞而不為暴也哀聚也對答
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
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

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黃氏曰得天下必告于
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

下於堯猶必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
然也而况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
之受命也○安成劉氏曰上四句言巡守而祭告
河嶽之事也下三句言巡守而朝會諸侯之事也

般一章七句

般音

般義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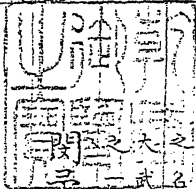
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攴攴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

盤旋之義巡守而遍乎四岳所謂盤旋也○眉
上蘇氏曰般遊也○華谷嚴氏曰朱傳以桓賚

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又以酌賚般名篇取樂節
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

大武篇中
一章歟

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傳大全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大全卷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費雲開

欽定四庫全書

詩傳大全卷二十

明

胡廣等

撰

魯頌四之四

魯少

去聲

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

封周公長

知丈反

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

等州即其地也

襲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海州今寧海州密州今高

密縣與沂州並隸山東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

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

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

新安王曰魯

頌皆以美其君於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問頌是告於神明魯頌中如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豈有是事朱子曰是頌禱之詞耳○華谷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

衰也風變而雅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

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

世孫僖公申之詩

孔氏曰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

今無所考

獨閼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

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

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

孔氏曰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又曰頌詠魯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曹氏曰今以其體觀之分章斷句實國風之流耳 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

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

也與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

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

之法也

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備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

則沒其實矣蓋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考索曰亦如存淫亂之詩使後世有見其非耳非

謂其言之當也

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

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

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

眉山蘇氏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

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

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

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駟

古榮反

牡馬

叶蒲補反

在坳

古榮反

之野

叶上與反

薄言駟者

叶章

與

有驕

尸橘反

有皇有驪

力知反

有黃以車彭彭

叶鋪郎反

思無

疆思馬斯臧

賦也駟駟腹幹

幹馬脅也

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

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

鄭氏曰必牧於坳野

者避民居與良田也

驪馬白跨曰驕

孔氏曰驪黑色跨驪間也跨者所跨據之處

黃

白曰皇

孔氏曰黃而微白色雜名皇

純黑曰驪

孔氏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

驪故知純黑曰驪

黃驛曰黃

孔氏曰驛者赤色謂黃而微赤者也

彭彭盛貌思

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

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

慶源輔氏曰僖公當作魯侯前云唯閼宮一篇為僖

公之詩餘則無所考則不應於此定以為僖公也夫
人立心既遠則所成必厚大凡富厚之事率非輕易
浮淺者之所能致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

秉心塞淵而騾牝三千亦此意也

藍田呂氏曰僖公
修政以誠心行之

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繹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
作祖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騾牝三千之意同
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
已○段氏曰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者
無不善矣○埤雅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
而牛肥思無疆思馬斯臧殆此之謂也○安成劉氏
曰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騾而牝者有三千之衆美僖
公之馬則言其駒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

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駢音有駟符悲反

駢有駢以車伾伾

符丕反

思無期思馬斯才

叶前反

賦也蒼白雜毛曰騅

孔氏曰雜毛是二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騅曰黃止一毛

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言雜毛也

黃白雜毛曰駟

孔氏曰今桃華馬也

赤黃曰駢

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駢是駢為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

黃駢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駢謂赤而微黃

青黑曰駟

孔氏曰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

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徒河反有駱有駟

音留有雒以車繹繹叶戈反思無斃叶戈反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驎良忍良辰二反曰駟色有深淺斑駁北角反如魚

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力輒反曰駱赤身黑鬣曰

駟孔氏曰鬣馬駿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駟馬故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雒

音洛繹繹不絕貌斃厭也作奮起也

○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因有駱音選叶洪孤反

有驪音華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叶祥余反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

曰駟

孔氏曰彤赤也今赭黃馬也

豪

閑去聲

曰驪毫在鬣而白也

孔氏曰鬣脚脛蓋膝下之名

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

孔氏曰爾雅云一目白矚

二目白魚祛彊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

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朱子曰如正風雅頌等語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淫等詩可

以使人知戒懼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可如此所以讀詩者便思無邪也

蓋詩之功用如此又曰所謂得情性之正者情然其性

是貼思字正是貼無邪字此乃做時文相似

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

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廬陵彭氏曰夫子教人學詩之

法思無邪一言乃學者之樞要也○安成劉氏曰詩之為教無非欲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就詩經而指其要以示人則唯思無邪之語既明白簡切而足明各詩之直指又通于上下而足該衆詩之全體比於其他詩詞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于上下故夫子獨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約施博之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道誠意正心之方也

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反蒲必有駟駟彼乘繩證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謨叶

反郎振振鷺鷺于下叶後鼓咽咽烏玄醉言舞于胥樂洛音

兮

興也駟馬肥強貌明明辨治也盧陵歐陽氏曰明振

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

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毛氏曰鷺

士也○廬陵歐陽氏曰取其修潔翔集有威儀也○鄭氏曰潔白之士羣集于朝君與之飲酒以鼓節之

咽咽然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

詞也安成劉氏曰此為燕飲之詩唯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辭也

○有駟有駟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

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曹氏曰上章醉言歸以樂成之

也此章醉言歸以禱節之也

○有駟有駟彼乘駟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

以始歲其有

已叶羽反

君子有穀詒孫子

叶獎反

于胥樂兮

興也青驪曰駟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

曹氏曰君民如此治道得矣復何為哉若自此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為善則無疆之休也或曰

祿也詒遺

去聲也

眉山蘇氏曰願其君富且有後也

頌禱之詞也

有駟三章章九句

慶源輔氏曰駟彼乘黃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

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

為後世之慮深矣此可為善頌善禱矣

思樂

音洛

普半反

水薄采其芹

其斤反

魯侯戾止言觀其旂

叶其斤反

其旂旒旒

蒲害反

鸞聲噦噦

呼會反

無小無大從公子

遊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

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

半壁以其半於辟廡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毛氏曰天

子辟廡諸侯泮宮○鄭氏曰辟廡者築土壅水之外

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泮水者蓋東

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芹水菜也

木芹曰水斬一名水英可作葅味甘

戾至也旒

筏飛揚也噦噦和也

三山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

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又曰如漢明帝開辟廡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此飲

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安成劉氏曰首章本其始而言魯侯與其衆至泮宮也三

章以後然後言飲酒頌禱之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

居表反

其馬

蹻蹻其音昭昭

叶之繞反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也

慶源輔氏曰其音昭

昭集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於教人載色載

笑王氏以為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是也○黃氏曰魯人非樂乎泮水也樂乎僖公之賢而人才所賴以長育成就也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一生則烏可已觀其旂則樂具箎箎聞其驚則樂其熾熾見其馬則樂其踳踳人之樂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溫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見矣○安成劉氏曰二章言魯侯至泮而和具笑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叶謨九反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叶魯九反順彼長道叶徒九反屈此羣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

南人謂之萹菜者也本草注曰萹菜三四月後通名絲萹味甜體軟霜降以後名醜

尊味苦
體澀

長道猶大道屈服醜衆也

廬陵彭氏曰唯難
老則可以順長道

而服羣衆也○臨川王氏曰順從君
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

此章以下皆頌

禱之詞也

慶源輔氏曰首祈其壽考次祈其功業亦
可謂善頌善禱矣羣醜雖言羣衆便已合

淮夷在其中○安成劉氏曰三
章頌魯侯享壽考而盡君道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侯五反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三山李氏曰內能慎

其明德外能慎其威儀表裏盡善此民所以則之也
○曹氏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也順彼長

道屈此羣醜所謂允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專頌魯侯之德以為能盡孝道以自求多福威儀者君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安成劉氏曰四章頌公之化其民孝其祖以享福祿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

况古獲反叶

淑問如臯陶

叶夷周反

在泮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

也囚所虜獲者

孔氏曰馘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殺

取其耳故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受其詞而斷其罪故善聽訟如臯陶者獻之

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

禮記上制注曰定兵謀也

及其反也釋奠

於學而以訊馘告

王制注曰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安成劉氏曰

司馬公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故詩人因魯侯在泮

而願其有是功也

三山李氏曰古者建學養才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

學校之制不為徒設有補於風化多矣○慶源輔氏曰序以為修泮宮者正以此章既作泮宮一句生義將以作為創造則又恐魯不應舊來無學故遂以為修耳殊不知此乃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之詩而詩人頌禱欲其有以終獲淮夷之服耳故云魯國既作泮宮則淮夷既服其文德矣故於此下遂言願其獻馘獻囚之事也○安成劉氏曰五章頌願魯侯以德服人而獻功於學也

○濟濟

子禮反

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

他歷反

彼東南

心叶反

烝烝皇皇不吳

音話

不揚不告于訕

音凶

在泮戲功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邊也

釋文曰狄遠也

○臨川王氏曰攘而邊之也

東南謂淮夷也

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豐城朱氏曰

但茲淮夷徐戎並興見於費誓之書則淮夷之為魯患自儲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時人頌禱其君必

至於狄彼東南而後可烝烝皇皇盛也

曾氏曰其並進而向敵也

烝烝然其合而大之也皇皇然

不吳不揚肅也不告於訕師克而和

不爭功也

鄭氏曰訕訕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獄之官者○三山李氏曰征伐有交爭者必

告治獄之官伯州犁之事是也又曰人心可謂廣矣
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
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狄遠淮夷之功烝烝
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戲功而已○安成
劉氏曰六章頌願公之臣士皆有才德以立功也

○角弓其觶

音求

束矢其搜

色反

留

戎車孔博徒御無數

弋叶

反灼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叶宜

脚反

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叶黃

郭反

賦也觶弓健貌

鄭氏曰言持弦急也

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

孔氏曰荀卿論兵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古者一弓百矢與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彤弓一彤矢百故又謂束矢當百箇
搜矢疾聲也孔氏曰其

發則搜然而動疾博廣大也無斁音亦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

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眉山蘇氏曰公之兵戎精繕士

卒統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臨川王氏曰孔淑不逆言無復作惡而順以服也○鄭氏曰堅固其

軍謀謂度己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願其器械修整卒乘統勸既勝淮夷甚善

而無有違命者章末又致戒以為苟能審固其謀猷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以詩意觀之是時魯國想必

為淮夷所擾而未有以勝之也○安成劉氏曰七章願公之兵徒精好謀慮審固而終服淮夷也

○翩彼飛鷁吁驕反集于泮林食我桑黹尸荏反懷我好音

憬九永反彼淮夷來獻其琛敕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鴉惡聲之鳥也黠桑實也

曾氏曰傳云桑黠甘甜鴉鴉革響是知鴉

食桑黠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黠鴉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禮義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

者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

史記曰龜千歲滿尺二寸○孔氏曰

漢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

賂遺去聲

也南金荆揚之金也

鄭氏曰荆揚貢

金三品○孔氏曰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暨魚則淮夷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獻龜象南金者非

謂淮夷之地出此物也○三山李氏曰書哉伯禽宅曲阜徐戎竝興是淮夷世為魯患故願僖公能使之

順服貢獻如此也

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

也安成劉氏曰卒章又願魯公常使淮夷順服而來獻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新安胡氏曰蘇公以為泮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

至於克淮夷則亦以為疑而朱子於三章以下以為頌禱之詞蓋以為僖公存日之詩也竊謂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今章有魯頌以補春秋之闕誦其詩者尚何過疑之有哉○安成劉氏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為頌禱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宜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夷之病犯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鄰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為頌禱之溢詞也

閔

反 筆位

宮有伋

反 况 域

實實枚枚赫赫姜嫄

元 音

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

叶音隈

無災無害彌月不遲

叶陳反

是生后稷降

之百福

叶筆反

黍稷重

直龍反

糝

音六叶六直反

種

微力反

穉菽麥

叶訖

反力奄有下國

叶于通反

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求許反

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象呂反

賦也闕深閉也宮廟也

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

佺清靜也寶

寶鞶固也枚枚斲

虛紅也

密也

孔氏曰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斲密晉語及書

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斲之加密焉是斲密之事也

時蓋修之故詩人歌

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

僖公耳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姬后稷至于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漸魯

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

回邪也 依舊眷顧也 說見生民篇

先種曰植後種曰穉

孔氏曰重穉植穉生熟早晚之異稱非穀名

奄有下

國封於郟也

華谷嚴氏曰劉氏云奄有下國所以要其終緒業以原其始奄有下土所以要其終緒業

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

孔氏曰禹能平水土稷能播種

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也○慶源輔氏曰奄有下土指教民稼穡之

市而言也使天下之民皆得以稼穡於其土地則是后稷奄有其上也禹稷之功相為終始相繼以相成

無稷則禹之平水土何益無禹則稷之教稼穡何施○三山李氏曰禹之平水土稷之教稼穡其事雖不

同其實相終始也非禹平水土雖稷教民種何自而
施其功非稷教民種雖禹治水民何自食惟前後相
承故云繹也○安成劉氏曰首章推本
僖公所奉陶宮之祖上出于后稷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

泰音

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

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居于牧之野

與叶上反

無貳無虞上

帝臨女汝音敦

都回反

商之旅克咸厥功

叶居反

王曰叔父

扶右

反

建爾元子

叶子古反

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扶雨反

賦也翦斷

短音

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

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盖有翦商之漸矣

格庵趙氏曰蔡節齋

云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雙峯饒氏曰非謂太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在武王之時而太王實基王迹乃翦商之所從始爾○南豐曾氏曰太王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寔成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始因肇王迹之語而屈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言之過耳

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

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

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三山李氏曰謂長子為元

子啓開宇居也慶源輔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一有誠心他慮則便與天為二不足以

致天之屈矣所謂能治商之衆皆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之功為周室輔則封魯公不特為魯公計乃所以為周家計矣○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后稷以下至于周公伯禽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

叶樊里反

龍旂承祀

叶養里反

六轡耳耳春秋匪解

音懈

叶訖力反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虛宜虛何二反

是饗是宜

牛奇牛何二反

降福既多

章移當何二反

周公皇祖亦其福

女

音汝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

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

魯公而封之也

朱子曰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

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問顛與亦魯附庸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

七百里之地曰是禮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安

成劉氏曰周室封建之法當以武成分土惟三者為正魯侯爵地方百里以司馬法及小司徒之制推之

地方百里者積田萬井萬井之地以開方之法通之實占地三百餘里此蓋班祿之制所謂錫之土曰者

也故南軒張氏以為分土三等皆以其田言之地雖有山川相間廣狹不齊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故

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皆在百里田制之外即所謂錫之山川者也若邾若須句若顛與又皆魯之附庸

即所謂錫之附庸者蓋亦在百里田制之外是魯之疆域固不止百里矣然作明堂位者遽妄為七百里之說孔氏乃附會之以為封魯五百里之上加以九同七同五同三同四等附庸共為方百里者二十四若魯方百里者二十五積四十九同問方之得七百里其說恐難信也莊公之子其一

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

可頌此必是僖公也

安成劉氏曰閔公名啓方在位二年僖公以庶凡繼立在位三年

十三年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成王

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

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牲

魯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

之僖公雖借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借天子禮也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弧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

皇祖謂羣公

安成劉氏曰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

為皇祖此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羣公

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

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言自伯禽封

魯以致僖公致敬郊廟而獲福也

○秋而載嘗夏而禘衡

叶戶郎反

白牡駢剛犧尊將將

七羊反

毛魚

薄交反

載

側吏反

羹

叶盧當反

籩豆大房

此下當脫一句如鐘鼓喑喑之類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叶祛羊反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

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

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是也

孔氏曰福設於角衡設於鼻

秋將嘗而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
駢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

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駢剛

孔氏曰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

魯公用駢剛君公不毛不毛不純色也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駢剛亦特也○安成劉氏曰不敢使與文武

同故牲用殷犧

素何人所尚之色

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

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孔氏曰阮詵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腹上畫牛形又大和中魯邸

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

毛魚周禮封人祭祀有

毛魚之豚注云燭

似鹽反湯中滷肉

去上聲其毛而魚之也載

切肉也羹大羹釧

音剛

羹也大羹太古之羹清

欽入

煮

肉汁不和

去聲

盛平聲之以登貴其質也

儀禮設太羹清于醢北注云設

之所以敬尸也不祭不啻太羹不為神非盛者也

釧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

盛之釧器故曰釧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

音敷如

堂房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周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相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

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穀烝全烝謂全載牲體穀烝謂體解節析則房

烝是半體可知

萬舞名震騰驚動也

曾氏曰不虧如日常盈不崩如山常固不震如

地常靜不騰如水常平自俾爾熾昌以下皆嘏辭

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

華谷嚴氏曰願有壽考之三卿為朋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

或曰頤公壽與

岡陵等而為三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專言僖公致敬宗廟而祝願其獲福壽也

○公車千乘

繩證反叶神陵反

朱英綠縢

徒登反

二矛重

直龍反

弓

弘叶姑反

公徒三萬貝冑朱綬

息庶反叶息捷反

烝徒增增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

叶方

未反

黃髮台背

叶蒲寐反

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

叶特計反

俾爾耆

而艾

吾蓋反叶五計反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叶暇憇反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

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

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

音三箕也山

季氏曰按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

乘則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司馬法之言

不足信也包氏注論語以為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通計萬井則魯地百里當有千乘矣合從包氏說○安成劉氏曰王制謂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武成列爵分土之說推之與王制合是魯當有百里之土田明矣而古者以田賦出兵據司馬法及小司徒之說推之則成方十里為田百井出車一乘每乘馬四疋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外牛十二頭駕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裳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同方百里為田萬井止出車百乘積十同為十萬井始得出車千乘其十萬井開方則方三萬一千六百井餘一萬八千畝有奇為方三百十六里餘六十步有奇然其里數增多不合於侯封百里之制故李氏以為當從包氏之說雖與集傳不合然朱子注孟子千乘之國亦嘗以為地方百里出車千乘矣

朱英所以節矛綠滕所以約弓也
安成劉氏曰滕

如緄滕之滕

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

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

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

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

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

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

華谷嚴氏曰魯頌多夸大

之詞曰千乘曰三萬不必求其數之盡合也

貝冑貝飾冑也朱綬所以綴

也

孔氏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冑謂兜鍪以貝為飾說文云綬綫朱綬赤綫也謂以朱綫綴甲

增

增象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

國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

之孔氏曰僖四年公會齊侯等伐楚楚一名荆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三山

李氏曰泮水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懲荆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蓋祝頌之詞

例如此○安成劉氏曰荆者楚之本號蓋以荆山而得名春秋莊公十年始書荆以正其夷狄之號至僖

公元年乃改稱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其功而詩人之詞容有溢美請者當不

以詞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

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

其才力以為用也

魯氏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

○考索曰此詩曰天錫公純嘏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詞若非守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詞若非祝頌之詞則是僖公果萬有千歲乎○華谷嚴氏曰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

叶魚咸反

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

海邦

叶卜工反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

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

則齊二國皆以為望也

龜蒙二山名

廬陵羅氏曰郡國志泰山郡博縣有龜山蒙陰縣有

蒙山在西南○孔氏曰春秋齊人來歸鄆龜陰之
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
東蒙主是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荒奄也
曹氏曰龜則鄆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

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曹氏曰淮夷來同則淮浦諸夷在魯之南

者同來會盟莫敢不率循而順從也○安成劉氏曰此亦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言顓臾公治其境內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詞下章故此

○保有鳧繹

叶弋灼反

遂荒徐宅

叶遠各反

至於海邦淮夷蠻貊

叶莫博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

三山李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廬陵羅氏曰地

理攷異 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里
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
宅居也 謂徐

國也 諾應辭若順也 ○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

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音燭可以服從之國也臨川王氏

曰言魯之治東及於海邦南及於蠻貊 ○安成劉氏曰泰山曰所磨龜蒙曰奄有鳧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總發其詞而致其願望於公也

○天錫公純嘏叶果 着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 宜大夫庶士鈕里 邦國是有

已叶羽 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音湖宿之邑

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此

願僖公也

曹氏曰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當屬魯○孔氏曰桓元

年鄭伯以壁假許田杜預注成王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地其地近鄭故鄭易之也

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

安成劉氏

曰僖公娶齊女姜姓曰聲姜其母風姓曰成風為莊公之妾薨於文公四年閔公八歲被

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

安成劉氏曰閔公在位二年為慶父

所弑其母叔姜莊公夫人哀姜之娣也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

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眉山蘇氏曰願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稱願僖公享

壽富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時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莫叶逋反是斷短音是度待洛反是尋是

尺約叶尺反松栝角音有烏約叶七反路寢孔碩約叶常反新廟奕奕叶

灼反奚斯所作孔曼萬音且碩同上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廬陵羅氏曰地理攷異徂來亦曰尤來在兗州乾封縣新

甫山在汶陽縣八尺曰尋烏大貌路寢正寢也安成劉氏曰路亦訓大

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安成劉氏曰即奚斯公子魚也

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

孔氏曰公子魚為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

屬付工役課其章程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廢源

補氏曰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取木於二山斷以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為椽楹者猶焉然而大則其為梁為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修之廟大矣又言其教護屬功董其功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以順萬民之望也有所興作而不順民心則興怨讟矣安能致彼如斯之頌禱哉○安成劉氏曰此章復詳言修廟之事與篇首兩句之意相首尾也

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

內第四句

二章章八句

二章章十句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
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
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新安胡氏曰竊謂闕宮是依倣殷武而作殷武
首言高宗伐荆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於壽考
且寧遽結之以作寢廟朱子釋廟中之寢所以
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闕宮首原僖公家世次及
承祭祀攘夷狄復境土極頌其壽考亦遽結之
以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手特殷武簡而嚴闕
宮張而夸耳故朱子於殷武之末謂與闕宮卒
章文意畧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

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為未然之
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詞也○眉山蘇氏曰詩
人願僖公上為神之所福內為民人之所安外
為鄰國之所懷而修舊起廢治其寢廟以順萬
民之所望也○定宇陳氏曰僖公修闕宮以其
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即廟中之正寢也毛
鄭以闕宮為姜嫄廟者固非毛
又以新廟為閔公廟者尤非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考索曰駟
詩言牧馬

之事有駟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
淮夷所褒之事猶為可褒也至於闕宮則豈
譽失真且如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與夫郊
天之祭魯以諸侯而乃盛稱以示誇耀不亦
過乎○臨川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
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為夸德不

足故也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

其後三宗迭興

孔氏曰契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曰子而封於商從契至

湯為十四世也○釋文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湯有天下遂以為國名○安成劉氏曰湯後九

世至大戊而商道興廟號中宗大戊後十三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

甲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故周公作無逸歷舉言之但祖甲親盡

之際適以國亡故未有宗號也殿

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

庶兄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

吳氏曰武王克

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建之為上公以奉湯

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

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

盟諸之野

孔氏曰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諸也

其後政衰商

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

孔氏曰自微子至戴公凡

十君除二兄弟同世外是七世至戴公也

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

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

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

通也

孔氏曰正考甫生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初父初父生防叔防叔遷魯

為防大夫故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周用六代之樂故有商頌○問商頌是宋作朱子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王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與古非宋人所能作○鄭氏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宮也巡狩不陳其

詩
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應天府今改歸德州隸河南亳州今亳縣屬直隸鳳陽府潁州○曹氏曰契封商今上雒商是

也至湯凡八遷徙居亳從先王居帝嘗嘗都也
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間又五遷後居河南亳殷

即湯故都故後世或稱
商或稱殷或兼稱殷商

猗

於宜反

與

音余

邠

與

置

我

鞞

鼓

奏

鼓

賦也猗歎詞邠多

臨川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

○曹氏曰言其美之不足故嗟

歎而多

之也

置陳也

廬陵歐陽氏曰陳鞞與鼓書曰下簡

管鞞鼓蓋虞夏以來舊物常用之

簡和大也

行

苦旱反

樂也

烈

祖

湯也

毛氏曰有功

記曰

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

音狄

蕩

其

聲

樂

三

閔

苦穴反

然後

出迎牲即此是也

禮記郊特牲注曰滌蕩猶搖動也

○安成劉氏曰凡聲屬陽故曰樂

詩傳大全

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由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

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湯孫奏假

格音

綏我思成鞀鼓淵淵

叶於中反

嘒嘒管聲既和

且平依我磬聲於

烏音

赫湯孫

叶思倫反

穆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

廬陵歐陽氏曰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但不知所斥者

何王耳

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

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

禮記曰齊

音齋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

其所樂

音去聲

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

孔氏

曰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
外而入內也○建安何氏曰慕容氏云親之居處笑
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
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三曰思之之至雖
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
此○朱子曰見所為齊者思之熟若見其所為齊之
親祭之日入室儉音然必有見乎其位孔氏曰入室

也然髣髴見也如見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

孔氏曰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悚息肅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也出戶

而聽愾開代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朱子曰設祭既畢孝子出

戶而聽也○建安何氏曰馬氏云儉然言其貌肅然
言其容愾然言其氣也輔氏云既曰必有又曰儉然

肅然愴然蓋誠之不可揜也

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

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

見聞則成此人矣

華谷嚴氏曰若神不來格則所思不遂今神明來格是安我所以所思

而成之人也

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

慶源輔氏曰商人尚聲於那可見饗我思

成又見其尚鬼

淵淵深遠也嘒嘒

呼惠反

清亮也磬玉磬也堂

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

孔氏曰磬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

磬也

○張子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

○臨川王氏曰依我磬聲

言與堂下之樂諧也

穆穆美也

鄭氏曰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其聲也○安成劉氏曰既言管

聲又言磬聲又言穆穆厥聲盛稱聲樂見商人之尚
聲連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質也○慶源輔氏曰穆
穆厥聲亦是言樂言於赫
哉之湯孫其樂聲甚美也

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庸鏞通

毛氏曰大鐘曰庸

數數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

濮

曰周人之樂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二舞之總也故邶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秋楚子元有振萬蓋時王樂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特自八以下佾數有差等耳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序豈天下未為周而是舞之名已見於前代乎

蓋上文言鞀

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

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

畢矣

安成劉氏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裸於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裸二獻也尸入薦

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四獻也薦熟畢王酌盞齊獻尸五獻

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醕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

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醕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為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嘉

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擇者言皆

悅擇也

豐城朱氏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

聲終焉樂固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鐘鼓之毀毀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

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
夷憚者矣獨言嘉賓者尊之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妄也閔馬父

國語

魯語注馬父魯大夫

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

曰在昔昔曰先民

慶源輔氏曰馬父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深得其旨可以涵詠便見

得敬是徹頭徹尾成始成終之意○國語注曰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已乃云受之於先古也此其不敢專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

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章首兩以湯孫間稱於聲樂

之間者所以重歎其樂之美所謂尚聲者然也章末結之以湯孫之將者又所以備見其禮之至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

孔氏曰魯語注云名頌頌之美

者考父恐其舛繆故就太師校之

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云

即此詩也

廬陵羅氏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

候五反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盖自歌者

指之也

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己身

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雖詩既稱天子則固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又稱予稱我亦若此詩稱予我也

斯所猶言此處也○

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

華谷嚴氏曰補傳云言烈祖而云嗟嗟以

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於文矣

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

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修其祭祀如下所

云也

東萊呂氏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令方於爾之所其後猶未艾也所謂中錫無疆○豐城朱

氏曰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中錫於無窮爾後人所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既載清酤

叶候反

賚我思成

叶音常

亦有和美

叶音郎

既戒既

平

叶音旁

駸

中庸作秦今從之

假

格音

無言

叶音昂

時靡有爭

叶音章

綏

我眉壽黃耆無疆

酤酒

魯氏曰清酒冬釀夏成

賚與也

思成義見上篇和美味之

調節也

鄭氏曰和美者五味調節也○魯氏曰釀美也

戒夙戒也平猶

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音訂蓋以羹熟

為節然後行禮

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皆曰羹定

鄭氏曰定猶熟也○廡陵孝氏曰不敢預勞賓故以羹定為速賓行禮之節○東萊呂氏曰清酤和羹皆

言祭之始也定即戒平之謂也醜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

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醜耳無言無爭

肅敬而齊一也

慶源輔氏曰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無言則是肅敬無爭則是齊一是乃

諸福之所會也○豐城朱氏曰酒之清者方載而在樽則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至於羹定則薦熟之時也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

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

之至則又安我以肴壽黃耆之福也

廬陵歐陽氏曰
上言既載清酤

下文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而執事總
無證辭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敬而

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
以眉壽黃耆之福也

約軼

祈支
反

錯衡

叶戶
反

八鸞鶴鶴

七羊
反

以假

音
格

以享

叶
良反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

音
格

來饗

叶
良反

降

福無疆

約軼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鶴見載見篇

鄭氏曰約軼
轂飾也鸞在

鑣四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象轂錯衡之車駕
四馬其鸞鶴然聲和○安成劉氏曰采芑作八鸞

瑋瑋烝民韓奕作八鸞鏘鏘此詩作鶴鶴言助祭之
載見曰條華有鶴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

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慶源輔氏曰約軾錯衡八

鸞鶴鶴總言助祭之諸侯那則專言先代之後耳亦其序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

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

以祭也曹氏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

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東萊呂氏曰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脩物者也

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新安胡氏曰歐陽氏云上言以

享者謂諸侯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享也以假來假其義亦然

則降福

無疆矣

顧子烝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

眉山蘇氏曰上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故此曰

其尚顧子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廬陵彭氏曰上篇言鞀鼓管籥與執競之頌意同此篇言

清酏和羹而不詳於樂則與那執競異也○慶源輔氏曰那與烈祖昏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大抵

商頌簡古難看辭斷
而意續熟讀自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

賦也玄鳥馭

鳥馭反

也

孔氏曰燕色玄故又名玄鳥

春分玄鳥降高

辛氏之妃有娥

息容反

氏女簡狄祈于郊禠馭遺卵簡

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

史記

孔氏曰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郊禠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

自天來然○華谷嚴氏曰契封於商後因以為一代之號言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史記殷

本紀曰玄鳥翔水造卵城簡狄取而吞之三代世表曰契稷之父皆黃帝子孫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跡者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故詩人美契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美稷曰厥初生民

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

以其有武德號之也

曾氏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為武湯也

正治也域封境也

眉山蘇氏曰湯始受

命正域於四方之諸侯也

○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叙商人之

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惟本商人生於玄鳥猶

生民推本周人生於帝武此詩追叙契之生以及於湯有天下猶闕宮追叙后稷之生以及文武也○豐

城朱氏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固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芒芒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於前無以為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於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此詩人於契與湯所以必竝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叶羽反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

叶養反

在

武丁孫子

叶樊反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

華谷嚴氏

曰域彼四方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湯以四方為域湯能命其諸侯而奄有九有成天意也

武丁

高宗也

鄭氏曰武丁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高宗

言商之先后受天

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

盧陵歐陽氏曰武丁孫子謂武

丁之孫子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音龍旂十乘反

大禘

尺志反

是

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

龍之旂也

華谷嚴氏曰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言之耳

大禘黍稷也承奉

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

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豐城朱氏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則諸侯

之受命於商王者固非止於一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則商王之受命于天者亦非止于一世也惟其歷世受命而不危殆故至于武丁孫子猶得以賴其福焉惟武丁孫子襲湯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乘其車馬奉是黍稷來助祭於商焉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叶虎消反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

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華谷嚴氏曰京師諸夏之本王圻之內人心安止則

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

四海來假

音格下同

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

叶牛何反

百祿是何

音荷叶如字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

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

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

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

鄭氏曰百祿是荷謂擔負天之多福

春秋傳作荷

上聲○華谷嚴氏曰章末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天

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以後也○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而至者祁祁然

衆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絕句楚辭天問禹降

省下土方

外大國是疆幅隕

音員既長有娥

息容反方將帝

立子生商

賦也濬深哲知

三山李氏曰正猶書所謂濬哲文明也

長久也方四方

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

也

華谷嚴氏曰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員

有娥契之母家也

朱子

曰舊說有娥國在不周之北恐不應絕遠如此○史記正義曰有娥當在蒲州將大也○言

商世世有濬哲之君

孔氏曰總數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三山李氏曰惟其德

之深故不溺于褊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安成劉氏曰泛言濬哲之君蓋自湯以上契以下皆是也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

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境同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娥

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

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

此曾氏曰契雖未能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既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慶源輔氏曰長發其祥則

言商受天命其發見之祥既已遠矣自洪水芒芒下六句則皆述此句猶言天之栽培我商也久矣○豐

城朱氏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濟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娥生商之日必言有娥者

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娥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

○玄王桓撥

烈叶必反

受小國是達

叶他反

受大國是達率履

不越遂視既發

月叶方反

相息亮

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

也王者追尊之號

孔氏曰國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又云昔我先王

后稷我先王不窋韋昭注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王非號王也○廬陵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稱老氏言玄之又玄是也不必為黑也 桓武

撥治達道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

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

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孔氏曰契子昭明昭明子

相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

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慶源輔氏曰契為司

徒初不見有武之事然文武乃君之德既封為國君則是當有武德也撥即撥亂之撥乃武德之陰也既

有武德又能撥亂以為治則其所受之國隨其大小而無所不宜又能循行禮法無或過越則其所以為下民之儀式者無所不備矣宜乎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也至于其祿相土之時則商益以烈烈然光大諸侯率皆歸之而極于海外莫不截然齊整也此章又叙契及相土之事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昭假

格音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音支敬式法也九圍九州

也孔氏曰謂九圍為九州者蓋九分天下○商之先

各為九處若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

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華谷嚴氏曰商自契以來

天命所向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成天命至此集天人遠相符合也湯之生也應

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曰躋子芳反升虛陵彭氏曰聖敬日

躋即至誠無息也○華谷嚴氏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朱

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脩飭底人又曰成湯之聖稱其德者有曰不遜聲色不殖貨

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脩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

新之實至于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以至昭假于天久而

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於九州也慶源輔氏

曰聖敬云者言湯之敬乃聖人之敬也無一毫虧缺無一息間斷故能昭假于天與天為一也以此觀之則敬之一字乃入聖之門而學者成始成終之道可見矣

○受小球

音求

大球為下國綴

張衛反

旒

音流

何

音賀

天之休不

競不練

音求

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子由反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

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

天子之所執也

曹氏曰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周禮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鎮圭

注鎮圭尺二寸以四鎮之山為瑑飾所以鎮安四方大圭三尺扃上終卷首明無所屈也下國諸

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

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旒旗之事皆

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

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

音燭如

旗之終

音衫

為旒所綴著

長入聲也

華谷嚴氏曰詩考云旗所垂為旒衆旒所

著為終

何荷競強綵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道聚也

慶源輔氏

曰言湯能為天子受大國小國所執之玉則為諸侯所附屬如旂旒之與終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荷天休者非有他也本其聖教只中道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為政不強不弱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固百福之所聚也

○受小共

音恭叶居勇反

大共為下國駿

音峻

厖

莫邦反叶

何天

之龍

叶丑
勇反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叶德
總反

不懟

奴版
反

不竦

小
勇

反

百祿是總

子孔
反

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

之貢也鄭氏曰共

上聲

執也猶小球大球也

安成劉氏
曰鄭意以

小共為王所執鎮圭大
共為王所執之大圭也

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

傳曰駿大也厖厚也

華谷嚴氏曰視受小國大國之
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天下

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駟謂馬也

新安胡氏曰駿駟是
喻其有力量能負重

致遠之意下國皆
於我乎負載也

龍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

功也難忍疎懼也

慶源輔氏曰駿厖作大厚無意味當從董氏說作駿厖謂馬也如此

則與上章綴旒義相類皆是譬喻綴旒以喻為諸侯附著駿厖以喻能乘載諸侯也此維德厚者能之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退其武功也不震動不懃疎即周頌所謂無貳無虞之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不懃疎荷天之休則修政事荷天之寵則進武功亦其宜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漢書作遏

阿葛反叶

阿竭反 苞有三蘂

五葛反叶

莫遂莫達

叶他反

九有有

截韋顧既伐

叶房反

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

曹氏曰湯以武定亂故號武王

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

三山李氏曰顏師古云湯雖秉鉞以敬為先

曷過道或曰曷誰何也苞本

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

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

吾已

紀杞二音姓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

○言

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

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

段氏曰截者定于

一之謂也初伐韋次

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慶源輔氏

曰載旆秉鉞不敢不虔即所謂臨事而懼也此與不震動不懣疎放行而不相悖如火烈烈言其氣勢之

威也則莫我敢遏言舉天下莫能當也如此則有首
出庶物之勢矣湯之興是甚度氣勢天下安敢不戢
然齊整以歸商桀與三藥安
得不自然以次而消靡乎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

叶獎里反

降于卿士

鈕里反

實維阿衡

叶戶郎反

實左

音佐

右

音又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
矣豈謂湯之前世中哀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
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
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慶源輔氏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分明是指相上之後成

湯以前中衰之時言也允也天子言湯之為天子當乎人心降于卿士言伊尹不徒出乃天為湯而錫之也左右商王謂輔佐成湯以成王道也○孔氏曰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阿依衡平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九峯蔡氏曰言天下之所倚平也或曰伊尹之號○豐城朱氏曰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實立之以為與王之君也此章言降于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乎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為與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尹以為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為百世不遺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于享無疑矣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

祖配也

張子曰其祖之所
自出則帝嚳也

蘇氏曰大禘之祭所

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

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

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事此宜為禘祭之詩

濮氏

曰序以為大禘則禘不及羣廟之主無因言相
士若以為禘祭則羣廟之主在焉而言湯事特
詳末乃及伊尹相湯嘗意其為合
祀宗廟而以阿衡配食之樂歟
然經無明文

不可考也

定宇陳氏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然湯武德之盛如此本其

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即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其即舜命之以敬敷

五教之心歟

捷

他達反

彼殷武奮伐荆楚采

面規反

入其阻裒

蒲侯反

荆之

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象呂反

賦也捷疾貌

曾氏曰言其兵威神速

殷武殷王之武也采冒裒

聚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
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

三山李氏曰楚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
服商室中微往往為患高宗所以討之○孔氏曰周
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豐
氏曰楚蓋荊州之楚地故或謂之荆楚猶商稱殷商
也○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或謂成王始封熊繹
於荆至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
乃欲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時作商頌之說殊不思
禹貢有荊州即荆楚也又有荆岐則雍州之荆詩人
故以荆楚別荆岐耳孰謂周始有荆楚哉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
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慶源輔氏曰捷彼殷武
言高宗能疾于用武也

奮伐荆楚知所怒也。果入其阻，不憚勞也。袞荆之旅，不繼殺也。有戡其所使之戡，然齊一各居其所也。此其所以為高宗之功緒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易既濟九三爻傳曰：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三年而克之，事之至難也。○豐城朱氏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弛，綱紀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之已墜，合人心於既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無愧於為湯之孫矣。

○維女

音汝

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

都啼反

羌莫

敢不來享

叶虛反

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氏羌狄國在西方

曹氏曰漢志隴西郡有氏道縣羌即西羌媯羌之屬

也媯音緋

享獻也世見曰王

孔氏曰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外謂

之蕃國世一見謂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蘇氏曰既克之

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

曹氏曰商居河洛之間則荆楚

在國南鄉昔成湯之世雖氏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

商之常禮也況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

言責楚之義

○天命多辟

音壁

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

直革

反

稼穡匪解

音懈叶
訖力反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道○言天命諸

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

曾氏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

辟雖受封于天子實天所命也益稷云禹荒度土功
躬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

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也

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

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

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三山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觀孟子

載天子巡守惟以土地田野為慶讓之先誠以農事
為重也○容齋項氏曰言以歲事來享於君而莫以

免於禍謫奉其稼穡而不敢解也○朱子曰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韵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韵到稼穡匪解自是欠了一句前章分章全晚不得其細讀方知是欠了一句○豐城朱氏曰諸侯之立國其始雖本於天命而歲事之共尤不可不奉乎王命焉觀勿予禍謫之辭乃其兢惕戒懼之誠所以奉王命保天命而君國子民之本也蓋君國子民之道莫先於稼穡農事之不修則國用之不給上無以供朝貢而盡臣職下無以供祭祀而盡孝道故曰野不闢則天子廵守而責讓加焉稼穡匪懈則朝貢祭祀無不有以供歲事之常其得免於罪愆宜矣

○天命降監

下與濫叶

下民有嚴

叶五剛反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命于下國

叶越逼反

封建厥福

叶筆力反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違暇封
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
民亦有嚴美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違則天命
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曰
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
為視聽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於刑
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違之
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豐城朱氏曰高
宗之賞不僭於其建邦設都見之刑不濫於其伐鬼
方見之不敢怠違又於
書之不敢荒寧見之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

叶桑
經反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

華谷嚴氏曰
言政教取正

於此

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

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三山
李氏

曰書云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非壽考且寧而何

我後生

謂後嗣子孫也

慶源輔氏曰商之都亳固有自來矣然盤庚之後殷道既衰則人亦易而

視之矣至于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為四方之儀表是蓋有以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

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

叶所

反松栢丸丸

叶胡

是斷

音短

是遷方斲

陟角

反是虔松楠

音角

有挺

五連反

旅楹有閑

叶胡

寢成孔安

於叶

反連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

朱子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

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

丸丸直也遷徙方正也虔亦

截也挺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

疊山謝氏曰登彼景山而選材

取松柏之易直者斷之遷之以繩墨取方正而斲削之以松為楹楠有挺然而長以松柏為衆楹有閑然

而大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

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

之之詩也

慶源輔氏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閟

宮之卒章文義略同者蓋俱為宗廟始成而祭之詩豈作閟宮者亦取法於是詩乎○安成劉氏曰商書

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

主而祧于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

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然嘗疑高宗之廟未知立於何所三

宗之後昭穆當祧者未知入于何廟竊意所立三宗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立其廟

于太祖廟之兩傍三昭三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中宗之後則群穆繼之者皆祧于其廟高宗祖甲之後則羣昭繼之者皆祧于其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羣穆祧于文世室自武王以後羣昭祧于武世室也

然此章與閼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劉氏曰篇內第三章為五句朱子疑其脫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然此詩與閼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閼宮為頌僖公修宗廟而作殷武為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閼宮所以頌僖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張子曰商頌之詞粹○濮

氏曰嘗謂魯頌之非頌孔氏已言之而商頌後三篇但稱述前王功德殊不及告祭之意

亦自與前二篇異耳疊章非周頌也而其鋪敘事實全類大雅諸詩每讀而疑因志于此

通典曰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娥姜嫄契稷

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

靡不褒揚於聲樂之間也



詩傳大全卷二十